



涂鸦式生存

Life as Graffiti

徐征 Xu Zheng

虽然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像吉斯·哈林或巴斯奎特那样传奇的一生，也没有像班克斯这样拥有辉煌的现在。但是，他们热爱涂鸦，并以此来展示自我的兴趣、嗜好、高兴、愤怒或不满。或许很多时候，涂鸦在他们的笔下，不仅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选择和生存方式的表达。

与其说涂鸦是一门艺术，不如说涂鸦是一种文化，是一部分人所选择的生存方式。涂鸦艺术在当下随处可见，和Hip-Hop的饶舌音乐一样泛滥。但是，真正能得到人们认可并具备社会知名度的，却屈指可数。

在早期的涂鸦艺术家中，“Phase 2”算是老牌涂鸦者。“Phase 2”的真实姓名是隆尼伍德(Lonny Wood)，作为上个世纪70年代“地铁涂鸦”的代表性人物，他毕业于布朗克斯区的克林顿中学。不可否认，隆尼伍德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非裔美籍黑人，而他所就读的学校，就是涂鸦艺术家最早聚会和召开涂鸦艺术讨论的地方。在离学校不远处的纽约交通局的停车场里，报废的地铁车厢常年累月地囤积在那儿，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隆尼伍德最早初试牛刀的涂鸦圣地。而他所创造的“气泡体字母”成为风格独具的标志，不仅如此，他还是最早使用“3D字体”的涂鸦者——隆尼伍德因此被人们赞誉为“涂鸦界的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著名的爵士小号手)。

在涂鸦艺术群落中响当当的人物，要数1960年出生的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这位自学成才的布鲁克林艺术家，在高中毕业前一年肄业，并于20岁那年开始了他职业艺术家的生涯。最初，他只是在街头出售他手绘的T恤衫、拼贴画以及素描作品。但他无疑是一位勤奋而且多产的艺术家的，早在1982年，巴斯奎特就创作了200多幅绘画，并举办了六次个人展览。此后，他开始把音乐融入到作品当中，其作品包含各种不同的表现媒介，如绘画、素描、拼贴画以及印刷品。虽然他的作品一直处于一种自言自语、比较难以阐释的状态，但其流露出的黑人特有的粗野不羁和草根感，对美国的精英艺术来说，无疑是新鲜的——随着经济一起衰退的美国主流艺术，终于在这个街头不良少年身上找到了新的兴奋点。巴斯奎特的反美国政府形象在商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功，暗合了美国式的叛逆英雄成功史。但是，早年成名和突如其来的巨大成功，并没有为巴斯奎特的艺术生命带来后续的动力，更没有把他的才华推向另一个应有的巅峰。相反，巴斯奎特的才情和兴奋被透支和耗尽，这时，毒品就成了他唯一可以依靠的解脱方式。终于，27岁那年，巴斯奎特用毒品结束了自己充满传奇的一生。

此外，还有一个必须要提及的人物，就是吉斯·哈林——他是1980年代纽约派涂鸦艺术中最主要的领导人物，曾就读于视觉艺术学校，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库茨镇长大。或许受到艺术家约瑟夫·科萨斯的“将艺术带到大街上”观念的影



1 #1-3 街头涂鸦作品



响，他喜欢在地铁闲置的黑板面上用白色粉笔作画，并与各种各样的人交流，有时还将观众的想法加入作品，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大众艺术。哈林是巴斯奎特的崇拜者，并继他之后成为美国地铁涂鸦之王。同时，吉斯·哈林也如巴斯奎特一般英年早逝——爱滋病于1990年夺取了这位年仅31岁的艺术家生命。

哈林的第一个主题是爬行中光芒四射的婴儿，这后来成为其标志性的图案。哈林的作品也显然受到黑人舞蹈和说唱乐的影响，用所谓可视的切分音来展现他的图画，且深受大众的喜爱。1986年哈林在曼哈顿开办时尚商店（PopShop），作为其个人艺术的延伸，历经近20年后，于2005年关闭。成功的商业经营使哈林成为一名艺术家和企业家，并成立了哈林基金帮助爱滋病患者及儿童。

哈林曾说：“迪斯尼的动画伴随我长大，因此它是当今时代的一个完美的产品。因为我只有24岁，因为我生长在美国。并且我的图案……日常的基本的语言和思想与之有紧密的联系；更为主要的是，它们是人类共同经验的一部分。”他的作品中蕴含着一种可以立刻感动人的孩童的天真和成人的深刻，触及诸如生和死这样严肃的话题。如今，在纽约地铁、在比萨教堂、在柏林墙上，人们都能看到随意舒展而又轻松谐谑的线条涂鸦出的符号图像，它们欠缺理性的呵护，显隐着东方似的逸趣，表达出率直的性灵，它们强烈地传达了媒体时代驳杂而又明晰的符号信息，构成了敏锐而又雄辩的哈林卡通词汇体系：发光的孩童、狂吠的恶狗、漂浮的十字、欲望的器官；金字塔、太空船、同性恋、吸毒者、电脑、飞碟、图腾、心脏、美元，随着爱滋病的阳性符号在哈林的身体内外蔓延繁衍，他的作品世界也变得焦虑怪异，但他仍以童贞似的涂鸦符号向世界发出警告；以坚韧的巨大毅力对抗自身的疾病；以持续的创造活力投入社会事业；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为神奇和最有魅力的艺术家之一。如今，他的艺术已得到国际公众的广泛赞赏，其中包括儿童、妇女、老人、流浪汉、社会活动家、媒体名人和艺术界重要人士。据不完全统计，他的涂鸦艺术作品有大约五千张，而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他仍然坚持去地铁涂鸦——“地铁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看到了另一种对艺术理解的方法，即艺术作为某种东西可以对更多的人产生影响或者将信息传递给他们，而这些人正在逐渐成为艺术的港湾。在过去，艺术是中产阶级和那些可以支付得起收藏费并且‘理解’它的人的象征。艺术被当作将大众与上层社会隔离的手段，而且在多方面被当作反对大

众的工具。很久以来，艺术经历了一种过分知识分子化的过程”哈林这样说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哈林对于涂鸦艺术的狂热激情和发自内心的创作冲动。正如哈林自己所说的那样：“对我而言，我在地铁中的一幅画与标价几千元的一幅画之间没有什么不同。”

与此同时，在哈林的世界图画中，前景与背景之间，室内与室外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他的一件作品中无论构图有多么复杂，所有的动作却压缩在一个没有深度的电视平面之中。尽管在哈林创作的几乎每一件作品中都有一种叙述性，但是“故事”既没有结尾也没有开始。这很像计算机的任意通入功能，观看者或操作者可以在任何一点“追踪”哈林作品中的局部——“我最感兴趣的东西之一就是在情境中的偶发作用——让事物自动发生。我的画从不做预先计划，我从不为一幅画去作草图，甚至大型壁画也是如此。”哈林也这样解读自己的创作。有些艺术家留下一风格，另一些则留下一两个值得纪念的主题，而像毕加索这样的富有雄心的艺术家为我们留下一个可以适应多种新的表现形式的词汇表。哈林的遗产则是一个模型世界，一部符号和象征的字典，它反映出在一个数字魔术和巨大信息危机时代中的忧虑、安乐、欲望、压抑和希望。哈林是一位哲学家，他的使命是要解放心灵，激发想象力和反对我们的文化对人性的泯灭。或许还是哈林自己总结得最好：“艺术的存在始于观照者的眼睛，通过想象、发明和碰撞而获得力量。”

作为其大众主义艺术观念的扩展，哈林指出：“艺术不是一种为少数人所欣赏而保留的精英活动，而是为每一个人的，这是我不断工作的终极目的”，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仅仅是一个媒介”——如果忽视公众与地铁涂鸦和户外壁画之间的直接互动关系，就会错过哈林作品中最显著的本质之一。哈林意识到与其试图将人们带来观看他的艺术，还不如将他的艺术带到人们面前来得美妙。不仅哈林的媒介是讯息，就是哈林本人也是媒介。在哈林看来，“艺术家是一种容器，世界通过他被倾倒出来，我们仅仅在用颜料制造的物质结果中瞥见这种艺术精神”。于是，“当我作画时，那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你完全到了另一个地方，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你会进入完全具有普遍性的事物中，完全超越你的自我。”

哈林对当众表演的承诺是以他对偶然性和自发性的充分利用为后盾的。他同样受到波洛克的绘画程序中所具有的自动作用、东方书法家自信的启发而获得灵感。他喜欢引用巴斯杜尔的格



1 #1-3 街头涂鸦作品



言：“机会总是光顾有准备的头脑。”哈林甚至发明了一种视觉电码，它可以通过信息量更大的印刷和电子媒介而被增强。作为一个好的传递者，首先必须是一个好的接收者——而哈林便具有特别长的触角。无论是在T恤上、在招贴上，还是在地铁墙壁上、电钮上、甚至电冰箱，哈林的思想图像比当代任何一位艺术家的作品都被更多的、更为广泛的观众所理解。他的艺术，超越了高雅艺术、流行艺术和民间艺术的界线，他以极高的权威和坚定的信念占据了三者之间的领地，而其他任何艺术家所尝试的这种超越都无法与他相比。

在哈林的画中，我们看到了人类自己。哈林的绘画同“拙劣”绘画也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很少被提到。相反，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涂鸦”画家，尽管他所创造的图案并没有用作自己的签名。然而，两者做标记的方式却有着相似的地方。正如哈林所说：“其中没有任何‘错误’可言，因为没有什么是能被抹去的。形象直接现于笔端。这种表达仅仅存在于那一瞬间。”他还在其他地方说道：“我绘画从来都没有预先设计过。我从不画草图，即使是画巨型壁画也是如此。我的早期素描是自动书写或者是抽象”。喜欢在纽约地铁中作画的哈林，因为地铁中的人来自世界各地，形形色色，非常丰富，他可以在作画的时候同观众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反应，有时候还把观众的想法加到自己的作品中去。他把这种交流视作观众对艺术创作的一种参与，通过这种方式，他让自己的作品直接同观众见面，而不需要经过博物馆和评论家这类已经腐化的中介，从而真正将艺术推向公众。他的风格也为人们所熟悉。有一次他在街头作画，行人看了很奇怪，就相互嘀咕，这人怎么画得同哈林一模一样呀？他一定是在模仿哈林。于是有人冲哈林喊道：“嗨，你以为你是

哈林呀？”哈林抬头一笑，说道：“谢谢你，我正是哈林。”哈林说他的形象受到了他1983年到1984年间在黑人聚居区所见过的一种“工间舞”（或称“休息舞”）的影响。在这种舞蹈中，一些舞者向后仰着直到地板上，另一些舞者从他们身下穿过。他的图案也同说唱乐有关，“像一个技艺高超的说唱乐手，能够在永无止境的乐章中一行接一行的押韵，从没有终止的韵脚。”在哈林的画中，构图均匀，线条朴实自然，绵延不绝，画中的形象同“蜘蛛”和“舞者”类似。画面似乎有一种严肃的意味，特别是骷髅状的人形。但是，他那“笨拙”的、幽默的、俏皮的线描手法中和了所有可能让人产生严肃思考的因素。他仅仅让人感到许多真实、一点快乐，似乎在描摹我们拒绝深刻的心态。

除了以上这些已经载入艺术史册的艺术家外，对于年轻的英国涂鸦小子班克斯（Banksy）的讨论最近也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在2007年英国媒体做的一次“本国最伟大的艺术家”的调查中，十八至二十四岁的英国年轻人将1974年出生于英国布里斯托尔的涂鸦艺术家班克斯推上了榜首之位。这个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有趣的是，行为桀骜不驯的班克斯，却甚少在媒体前曝光，

人们只知道他那些惊奇连连的艺术创作，却甚少有人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子。

班克斯的涂鸦遍布英国，一切可以被利用的公共空间都成为他展示才华的场所——他曾在伦敦著名的特拉法尔加广场涂鸦，也曾著名的泰特美术馆台阶上写过“小心垃圾”，他还曾把希尔顿酒店女继承人帕丽斯·希尔顿的同名CD封套改头换面，在唱片行大卖，甚至还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头像替换成了猴子……班克斯因此而出名。但这些似乎都还不足以体现班克斯过人的想象力和挑战性——他曾经把自己的作品大模大样地放到充满庄重感的大英博物馆，数天过去了，居然无人发现——这在顷刻之间成为轰动英国乃至西方的大新闻。结果可想而知，班克斯的作品价格在新闻曝光后急剧攀升，而即便价格不菲，依然有很多艺术大藏家把班克斯诉诸笔下的奇思妙想视为最有价值的当代艺术。

涂鸦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自由不羁，它原本就是一门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艺术——因此，尽管被无数的粉丝追捧，班克斯依然高调创作、低调做人。他希望继续以往平静的生活，不要因为艺术上的成就而有所改变。如今，年过三十的班克斯，依然带着神秘的色彩和荣誉的光

环，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沉默地进行着令人们惊奇的创作。而且这些创作很快就会被大财团的负责人或显赫的英国上流人士，以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的价格抢购一空。

可以想象，热爱涂鸦的艺术家，在世界各地都大有人在。虽然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像吉斯·哈林或巴斯奎特那样传奇的一生，也没有像班克斯这样拥有辉煌的现在。但是，他们热爱涂鸦，并以此来展示自我的兴趣、嗜好、高兴、愤怒或不满。或许很多时候，涂鸦在他们的笔下，不仅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选择和生存方式的表达。